

中学英语学习者写作书面纠正性反馈研究述评

谢德智

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指出“学”主要体现为基于教师指导的、学生作为主体参与的语言实践活动。教师“纠正性反馈”作为教学“指导”形式之一,一直以来都是教学二语习得研究(ISLA)的核心议题。就书面纠正性反馈而言,近年来的研究开始由传统多聚焦于修正学习者语言形式错误的反馈(Form-focused)转向关注语言、内容、思维等多维度的反馈指导。本研究综述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书面纠正性反馈最新的研究进展并探讨教师如何基于课标新理念来达成“反馈”指导的有效促学功能。

关键词: 书面纠正性反馈; 英语写作; 初中英语教学

引言

书面纠正性反馈一直是教学二语习得(Instructe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SLA)领域研究者和教学实践者们关注的焦点。《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也明确指出,对学生“学”的评价应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的始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提供针对性的“反馈(corrective feedback)”指导(P3)。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书面纠正性反馈(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WCF)在二语习得写作研究中业已成为探讨的中心话题(Bitchener 2021: 207)。纠正性反馈研究通常关注三个核心问题:①纠正性反馈在教学实践中的实际效果;②不同类型的纠正性反馈对二语言习得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③探讨针对不同语法项目的不同反馈类型的有效性(肖平飞, 刘欣婷, 2021)。就书面纠正性反馈而言,研究发现,许多教师在批改作文时倾向于关注表面的语言错误,如语法和词汇错误,而对于文章的深层结构,如思想内容、组织结构和连贯性等方面的反馈和评价则相对较少(Raimes 1987; 刘骏 2010; 王俊菊 2006)。本文综述纠正性反馈近年来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关注热点,同时指出对课堂外语教学师生互动研究提供哪些教学启示。

基金项目: 合肥师范学院2024年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2024yjs084)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谢德智, 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2023级学科教学(英语)硕士研究生。

一、纠正性反馈

纠正性反馈分为口头纠正性反馈(Oral Corrective Feedback)和书面纠正性反馈(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书面纠正性反馈是指一种通过书面形式提供的反馈,旨在指出学生在书面作品中的错误,并提出修改建议,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和进步(Clark 1992)。不同于口头纠正,书面反馈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自我反思的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语言规则的印象,并且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促使学习者更好的吸收(in-take)知识。随着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发展,书面纠正性反馈的研究逐渐呈现多样化,Ellis(2009)把WCF分为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和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两种类型,在直接的书面性纠错反馈中,教师给出了学生写作错误的正确形式(Lalande 1982; Robb 1986);在间接的书面性纠错反馈中,教师以某种方式表示学习者写作中存在一个或多个错误,通过划线或者是用光表标记以及在空白处标记错误的位置(Ferris, Roberts 2001; Chandler 2003),但没有提供纠正。

二、书面纠正性反馈的实证研究

1. 书面纠正性反馈是否有效

对于书面纠正性反馈是否有利于提高学生写作的能力,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Truscott(1996)研究认为纠错性反馈是没有效果的,甚至对二语习得是有害的。同时其他研究者进行实证研究也表明,在二语写作中,语法纠错无助于准确性的提高(Ferris 1999, 2012; Bitchener 2012)。但是Bitchener & Knoch(2008; 2010)等表明,由于这些研究在过程上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

所以对其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持谨慎态度。例如Truscott (1996) 的文章主张不应在第二语言写作课堂中进行语法纠正, 但是其没有考虑到学习者不同的水平和需求, 以及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语法纠正对于学习者写作能力提高的潜在影响。同时在中国, 也有学者认为书面纠正性反馈对于二语习得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例如李宏毅(2010) 在研究中指出, 书面纠错性反馈并不能有效帮助学习者改正语言错误, 反而会降低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

实际上, 也有不少研究表明, 书面纠错性反馈有助于写作语言表达的准确性, 研究者指出书面纠正性反馈可以帮助学习者识别和纠正他们在写作中的语言错误, 促进他们的表达能力以及提高写作质量 (Paul & Hayek, 2016; Briggs & Silverman, 2018; Gomez, M & Stil.A 2019)。此外,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教师的语言修正性反馈有效 (Fathman & Whalley 1990; Frantzen 1995; Chandler 2003 等), 但是上述研究都是通过原文进行修改而非通过写新文章来检测, 并不能证明在通过纠正之后学生能够把新的知识经验用在实践之上。在中国, 由于ESL和EFL之间存在差异, 国内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 大多数都是针对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进行检测, 而且不少都采用实验的方法 (陈晓湘, 李会娜 2009; 张薇, 邓跃平 2009), 看似严谨, 却脱离了真实的写作课堂的语境。

总的来说, 虽然目前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认为纠错是有效的,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似乎预示着书面纠错有正面作用 (Ferris 2004)。然而, 无论这些研究是否有效, 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检测是否能改正学生的语法和词汇错误, 并没有对学生文章的结构、思想内容等给出详细的反馈。对此, 李竞 (2011) 通过研究发现, 在真实的写作教学中, 教师对学生文章的思想内容、组织结构、语法或语言使用等方面的评语主要有两类: 肯定性评语和否定性评语。这类有效的书面反馈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支持, 并在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提高写作技能方面确实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虽然这项研究也存在缺陷 (如研究对象不足、语言基础较好等), 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在反馈和评价中要注重方式, 并探索如何贯彻教学评一体化的理念。

2. 何种类型的书面纠正性反馈更加有效

在1970s早期, 大多数的文献主要关注于不同类型的书面纠正性反馈在帮助学习者提高写作文本准确性方面的作用, 到1980s初期, 随着SLA理论的发展, 例

如Krashen的输入假设 (1985年), 研究的重点转向了语言教师及其对理解某些类型的书面纠正性反馈是否可能比其他类型更能促进二语发展。在早期的几项研究中 (Lalande, 1982; Semke, 1984; Sheppard, 1992) 对直接和间接书面更正反馈在提升学习者写作准确性方面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这些研究集中在特定的语言错误类型上, 比如英语冠词系统和一般过去时态, 结果发现这两种反馈方式在改进准确性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 由于这些研究存在方法学上的局限——例如, 缺少一个未接受任何书面更正反馈的对照组——这意味着其结论不能被视作评估第二语言习得效果的确凿证据 (Guenette, 2007)。然而进一步的研究 (Bitchener & Knoch, 2010b; Van Beuningen, De Jong & Kuiken, 2008, 2012) 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表明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相较于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可能对学习者准确性的长期提高具有更加显著的影响。这一发现为教师在选择如何提供写作反馈时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导, 强调了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在促进第二语言发展方面潜在的更大效益。研究者 (Truscott 1996; Ferris 2002; Ellis 2008) 认为, 间接纠错能够促使学生更深入的学习和思考, 所以间接纠错在提高学生写作能力方面更为有效; 但是, (Ferris & Roberts 2001; Chandler 2003; Sheen et al. 2009) 的研究表明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比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更有效。在国内, 研究者们对于这两种反馈哪一种效果更优, 并没有给出准确的观点, 大多数都认为两种反馈方式各有各的优点, 比如 (孙宏民 2009) 认为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对于学习者的语法准确性有积极的影响, 而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对于学习者的写作流畅性和表达能力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再如徐锦芬 (2015) 认为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在短期内能够帮助学生快速纠正错误, 但是长期效果不明显; 而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虽然需要时间和努力, 但是能够促使学生更深入的学习和思考, 长期效果更为显著。很显然, 从这些结论当中并不能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正如直接和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的相对有效性没有明确结论一样, 关于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与元语言反馈相对效果的研究结果也不一致。元语言反馈 (Metalinguistic CF) 是指给学习者提供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的某种明确评论 (Ellis 2008)。Bitchener (2008) 和 Bitchener 与 Knoch (2008) 发现这两种反馈在效果上无差异; 而 Shintani 和 Ellis (2013) 报告称元语言反馈短期内更有效, 但这种效果随时间减弱。然而,

Shintani, Ellis 和 Suzuki (2014) 发现长期来看直接书面更正反馈更有效。

(1)	(2)	(3)
A dog stole bone from butcher. He escaped with having bone. When the dog was		
(4)	(5)	(6)
going through bridge over the river he found dog in the river.		
(1), (2), (5), and (6)—you need 'a' before the noun when a person or thing is mentioned for the first time.		
(3)—you need 'the' before the noun when the person or thing has been mentioned previously.		
(4)—you need 'over' when you go across the surface of something; you use 'through' when you go inside something (e.g. 'go through the forest').		

Table 1

Ellis (2008) 对于纠正性反馈提出了新的分类方式, 即聚焦反馈 (focused written CF) 又称 (针对性的书面纠正性反馈, targeted written CF) 和非聚焦反馈 (unfocused written CF) (又称全面纠错反馈, comprehensive corrective feedback); 前者是指教师在给予反馈时只指出文章中某一语法类型的错误, 而后者则是教师指出文章中所有语法类型的错误。在聚焦反馈研究中 (Bitchener, 2008; Bitchener & Knoch, 2008, 2010a, 2010b; Ellis et al., 2008;) 发现它有效地促进了基于规则特征的使用准确性提高, 如英语冠词系统和一般过去时 (Table 1)。另一方面, 关于非聚焦纠正性反馈 Semke (1984), Robb, Ross & Shortreed (1986), Kepner (1991), Sheppard (1992), 和 Truscott and Hsu (2008) 报告称非聚焦纠正性反馈没有导致准确性的提高, 但 Frear and Chiu (2015) 和 Van Beunigen et al. (2008, 2012) 发现它是有效的。同时, (肖平飞, 刘欣婷 2021) 认为, 直接聚焦书面纠正性反馈和直接非聚焦书面纠错性反馈都有助于学生在写作中有效的习得英语词, 在即时后测中, 直接聚焦反馈效果显著, 在延时后测中, 直接非聚焦反馈效果显著。为了更深入地探索两种书面纠正反馈的相对效果, 未来的研究需要精心设计问题并考虑不同变量对这两种反馈方式的影响。例如,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 学习者之前的学习经历如何影响不同类型书面纠正反馈的有效性? 这样的研究有望提供更加一致的结果。然而, 关键在于评估书面纠正性反馈类型与其他因素对学习成果的交互影响究竟有多重要。鉴于大多数研究都针对学习者群体进行, 我们需要问: 为什么有些学习者不能产生准确的输出? 实际上, 了解为何有些学习者能从书面纠正反馈中受益, 而其他人却不能, 这一点对于研究与教学都至关重要。要理解学习者在使用书面纠正反馈时的成功与

否, 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他们在尝试改正错误或生成新内容时的认知过程。一旦我们从理论上了解了这些认知阶段, 就可以探讨各种因素——如不同类型的书面纠正反馈以及环境和个人差异——如何影响这一过程。因此, 接下来将理论上探讨书面纠正性反馈及其潜在调节变量如何影响学习者的处理轨迹。

三、现有的书面纠正性反馈的缺陷

虽然 ESL 和 EFL 学习上存在差异性, 但是都希望写作教师仔细修改文章中的语法和词汇错误 (Hedgcock & Lefkowitz 1994), 在 EFL 的教学环境下, 教师因素, 学习者的差异性, 以及情感因素都制约着二语习得的效果; 但是已有的书面纠正性反馈的研究基本上大多数都只停留于教师的层面, 以及反馈方式对于学生的影响, 基本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 (Ellis, 2010; 李竞 2011); 同时许多教师在批改作文时更加关心表层的语言错误, 很少对深层次的思想结构方面给予评价, “注重语言形式多于注重内容”。(Raimes 1987; 王俊菊, 2006)。现有书面纠错实证研究另一突出问题是单纯关注语法准确性, 且仅局限于为数极少的几个语法项。根据课标的要求, 评价反馈应当更加注重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境和语境, 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表达效果。除了关注语法准确性外, 还应该关注语篇连贯性、语言表达的多样性和准确性, 以及语言运用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此外, 研究也应该覆盖更广泛的语法项, 而不仅局限于少数几个常见的语法问题。这样的研究方法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语言能力的全面提升, 培养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结语

30 多年以来, 对于纠错反馈的研究从未停止, 从“反馈是否有效以及何种反馈方式更为被学生所接受”, 但是不管是哪个阶段, 随着新课标的发布与实施, 都应该综合考虑到学习者的因素, 以及学习者综合能力的培养, 否则研究再多也得不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其次应开展更多的质化研究, 探索个体情感因素等对纠错效果的间接或直接影响 (苏建红 2015)。总之, 纠正性反馈是外语教学中促进二语习得的关键因素, 是外语教学尤其是互动性外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Bitchener, J., & Ferris, D. R. 2012.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writing. New

York: Routledge

[2]Bitchener, J. & Knoch. (2008). The value of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for migrant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12 (3), 409 - 431.

[3]Bitchener, J. & Storch, N. (2016).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for L2 development*.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4]Christian Krekeler.Nassaji, Hossein; Kartchava, Eva (Hrsg.):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orrective Feedback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207).

[5]Ellis, R., Sheen, Y., Murakami, M., & Takashima, H. 2008. The effects of focused and unfocused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in a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context. *System*, 36(3), 353-371.

[6]Ferris D. R. 1999. The case for grammar correction in L2 writing classes: A response to Truscott (1996).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8(2), 111-122.

[7]Frear, D. & Chiu, Y. 2015. The effect of focused and unfocused indirect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on EFL learners' accuracy in new pieces of writing. *System*, 53, 24 - 34.

[8]Stefanou, C. & Revesz, A. 2015. Direct 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learners difference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second language article use for generic and specific plural

referenc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9(2),263 - 282.

[9]Truscott J.1996. The case against grammar correction in L2 writing classes. *Language Learning*, 46(2), 327-369.

[10]Van Beuningen, C. G., De Jong, N. H. & Kuiken, F. 2008. The effect of direct and indirect corrective feedback on L2 learners' written accuracy. *ITL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56, 279 - 296.

[11]陈晓湘 & 李会娜, 2009, 教师书面修正性反馈对学生英语写作的影响. *外语教学与研究* (05) .

[12]陈祥盘 & 慕永恒, 2012, 初中英语写作教学中口头纠正性反馈的实证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 44 (1), 77-88.

[13]黄丽莉, 2016, 个性化策略在语法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 48 (3), 345-356.

[14]李竞, 2011, 中国学生英语写作中教师书面反馈特征与学生反应的案例研究. *外语界* (06), 30-39.

[15]徐锦芬, 2015, 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与间接书面纠正性反馈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比较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 第2期.

[16]苏建红, 2015, 国外书面纠正性反馈实证研究述评.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03), 87-91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2,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2022年版)》[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